

[俄罗斯]瓦·瓦·罗扎诺夫 著
田全金 译

俄国文学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1892)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田地”出版社《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前言)(1893)

1881—1901年1月28日(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1901)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的分歧(1902)

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1906)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逝世25周年祭)(1906)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1906)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座(1909)

俄罗斯的埋葬者(论《卡拉马佐夫兄弟》)(1909)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出色的观念(1911)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典型溯源(与生活盘根错节的文学)(1911)

别林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14)

俄罗斯文学启示录(1918)

陀思妥耶夫斯基

启示录

——罗扎诺夫文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
出版
业
协会
理事
单位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俄罗斯]瓦·瓦·罗扎诺夫 著
田金全 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

启示录

——罗扎诺夫文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启示录/(俄罗斯)瓦·瓦·罗扎诺夫著;田全金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675-0404-2

I. ①陀… II. ①罗… ②田… III.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 F. M. (1821~1881)—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512.0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3713 号

陀思妥耶夫斯基启示录

——罗扎诺夫文选

著 者 (俄罗斯)瓦·瓦·罗扎诺夫

译 者 田全金

组稿编辑 孔繁荣

项目编辑 夏 玮

审读编辑 张道翔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0.7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0404-2 / I · 949

定 价 26.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译者序：罗扎诺夫的生平、思想和影响^①

瓦·瓦·罗扎诺夫(1856—1919)是白银时代俄国最重要的散文作家、文学批评家之一,也是极为活跃的政论家、宗教哲学家、神学家。一生著述等身,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政治、宗教、教育、伦理、文化等等诸多领域,以其“语词魔法”般的散文深受赞誉,也以其特立独行、“反复无常”而广受争议。在此,我们先回顾一下罗扎诺夫的生平和思想历程,然后再简略分析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一、罗扎诺夫的生平和思想历程

1. 通向哲学之路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扎诺夫 1856

^① 本书为作者承担的上海市社科项目“罗扎诺夫诗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BWY005)。

年4月20日生于科斯特罗马省的小县城韦特卢加。1868—1878年,他先后在科斯特罗马、辛比尔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的古典文科中学接受中等教育。中学教育在两个方面造就了罗扎诺夫:一是成为虚无主义者,二是成为哲学家。正是古典文科中学死板的、形式主义的、烦琐哲学的教学方法令他极为厌倦,使他转而迷恋唯物主义、实证主义。

1878—1882年,罗扎诺夫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在此期间,他的世界观经历了一次最重要的改变,告别了虚无主义。他在《自传》(1909)中说:“早在大学一年级时,我就不再是无神论者。而且我要毫不夸张地说:上帝曾降临到我身上……不论我对待教会的态度如何变化,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说什么和写什么,无论直接或间接,我个人说的和思考的,都只是关于上帝:因此,他占据了我,完全彻底地占据了我,同时又使我对待其他主题时满怀自由思想和充沛精力。”^①

在大学三年级,罗扎诺夫写出了第一批哲学论文《人生的目标》和《论行为理论的基础》。这些论文彻底否定了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按照罗扎诺夫的说法,这是他“智力发展”的“最初萌芽”。罗扎诺夫发现,“幸福作为人类生活最高原则的理想是……臆造的理想,是人创造的理想……而不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目的。”

1886年,罗扎诺夫写出了第一部大型哲学著作《论理解》。在这本书中,罗扎诺夫哲学的基本任务是在理解的本体论范畴的基础上,将“智慧的所有图式”与“存在的所有方面”联合起来,并且探明或发现存在者的真理性。罗扎诺夫的许多同时代人认为,罗扎

^① Розанов, В. В. Анкета дл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деятелей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го Поволжья // Российский Архив: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в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XVIII—XX вв.: Альманах. — М.: Студия ТРИТЭ: Рос. Архив, 1994. — сс. 249—254. — [Т.] I.

诺夫在这部著作中“重新发明”了黑格尔的一系列观念。但就叙述特点而言,这部著作表露了罗扎诺夫跟古代思想家们哲学运思风格的相似性。“理解”的主题将在这种或那种问题域(宗教、性、家庭、人的生命)的框架内成为其后大多数著作和文章的基础。^①

罗扎诺夫发现,科学本身在其界限内是好的,但对它的理解应深刻得多并经常超越它,这样他就为自己找到了走出狭隘的哲学范围转向艺术—哲学—政论性写作的道路。^② 转向的外部原因则是《论理解》一书不为公众接受。

1891年,罗扎诺夫在《俄罗斯导报》发表长篇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传说》,此文使作者在文学界小有名气。

1893年,罗扎诺夫迁居彼得堡,成为国家监督局负责特别事务的七等文官。他的上司费里波夫——著名的“东正教卫士”,为监督局招募了一批斯拉夫派作家,这些人“几乎都抱着那样大的热情献身于保守主义”。

罗扎诺夫带着19世纪后半期俄国保守主义报刊的传统主题登上文坛,并在这种“保守主义的热情”中度过了几年时间。他在《俄罗斯导报》和《俄罗斯观察》发表了一些观点鲜明的政论文章,捍卫君主主义国家观念和东正教,渗透着爱国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精神。问题是,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张光辉面孔,90年代的保守主义反映的不是活生生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社会方向,而是聚集在《俄罗斯导报》、《俄罗斯观察》、《俄罗斯新闻》、《公民》等杂志周围的人物的退化的党派政治运动。罗扎诺夫很快明白了这一点。他在“致《北方导报》杂志编辑部的信”(1897)中,宣布自己不愿支持形式上的党派伦理:“生命是逻辑和真理的运动,如果谁仅仅是保

① С. Лабан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асилия Розанова. <http://www.pravoslavie.ru/jurnal/culture/rozanov.htm>.

② 同上。

守主义者或仅仅是自由主义者,就不会对生活产生任何影响。”

1899年,罗扎诺夫辞去了国家监督局的职务,成为苏沃林《新时代》的固定撰稿人,并在此岗位一直工作到1917年报纸被查封。在此他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小品文、评论和论辩性简评、翻译文章、文学和政治评论、旅行印象。正是在此,在俄罗斯最流行和最睿智的保守主义报纸上,罗扎诺夫能够以最适合自己的形式吸引广大读者关注他所研究的问题:形而上学和宗教、文学和艺术、生活习俗和国家政治、家庭和婚姻、教育和官僚体制、历史和宇宙学、革命和俄罗斯的未来。重要的是,这些文章并非仅仅应付当下急务的时文,而是罗扎诺夫“思想的音乐”的重要声部。

然而,最详尽、深刻和最富有哲学论辩性的动人主题,罗扎诺夫是“在别处”说的:或者在沙拉波夫的杂志《俄罗斯劳动》,或者在梅谢尔斯基的《公民》,或者在《工商报·文学副刊》;或者在“颓废派”和“新宗教意识”干将的出版物——《艺术世界》、《新路》、《天平》、《金羊毛》杂志或“宗教—哲学会议”和“宗教—哲学协会”的聚会上。

罗扎诺夫也为“自由主义”的出版物撰稿,例如,以“瓦尔瓦林”的笔名在《俄罗斯言论》报写稿。这种“耍两面派手法”为他招来了“犬儒主义”的骂名。

2. “性”的发现与宗教

罗扎诺夫对性主题的兴趣始于1896年底。1898年,罗扎诺夫发表长篇论文《婚姻与基督教》,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主题——性。

罗扎诺夫并非“纯粹”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考是针对性、家庭、婚姻、宗教、文化、基督教、犹太教、多神教等主题的,并非产生于理论思辨,也不是来自文学,而是来自个人的命运。因此,罗扎诺夫的全部创作都受控于主体的精神,而透过这一主体精神,所有

的场面都标示出自传性情节的持续不断的在场。罗扎诺夫性主题与宗教主题的交融,首先来自基督教对他个人婚姻生活的压抑。

我们知道,罗扎诺夫在大学三年级时(1880年)娶了年长自己十七岁的苏斯洛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永恒的女友”),但两人的关系很快破裂。1891年,罗扎诺夫在未能与苏斯洛娃离婚的情况下与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夫娜·布嘉吉娜秘密结婚。秘密婚礼既没有给他们,也没有给他们此后生出的五个孩子任何权利:按照当时教会—国家的法律,罗扎诺夫的孩子被视为“私生子”,甚至没有权利使用父亲的姓氏,而他们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与“荡妇”姘居的“浪子”。

罗扎诺夫为了捍卫家庭的真实性起而反抗拜占庭—欧罗巴文明及其法律、规则、价值、道德和“社会意见”的整个体系。于是,小小的“我”和“我的房屋”成了判断世界观、宗教、国家的标尺。

为家庭及其命运而进行的斗争,促使罗扎诺夫为家庭寻找毋庸置疑的、“宗教的”、“神圣的”根据。他寻找的结果是:家庭的神圣本质只能是宗教意义上理解的性。据罗扎诺夫的想法,性在人身上,不是从属现象,不是器官,而是包罗万象的生命原则;死亡是性丢失的现象,是世界的阉割;婚姻战胜死亡,不是寓言,而是事实本身。而如果婚姻是或者可能是“宗教的”,那么,当然只有一个条件——“宗教”自身必有一种“性”的起源。在罗扎诺夫那里,性被神学化了。

罗扎诺夫的哲学言说深深扎根于“生命的圣地”,扎根于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具体遭遇的真实性,扎根于性欲的神秘论和远古的神话之中。这为罗扎诺夫敞开了一个特殊的神话世界。与异教的东方文化的相识不仅对他“家庭哲学”的形成有影响,而且影响了其世界观的特性和宗教观念的养成,而宗教观念是他成熟时期“哲学”的基础。据罗扎诺夫,性欲与上帝联系的证明和神圣化,乃是

《旧约》和所有古代宗教(如古埃及、巴比伦宗教)的隐秘的核心。

罗扎诺夫不仅将宗教看作与性欲或性爱同等的东西,而且将文学也看作性爱的符号,还不加掩饰地在文学写作中展示自己的性意识,甚至走向性崇拜。罗扎诺夫强调肉体自由是人的自我实现的一部分,这是他对扼杀人性、阉割文化的基督教教义的批判——没有肉体解放就不可能有精神自由。正是因此,伊莎朵拉·邓肯的舞蹈才成了自由的象征,特别是肉体自由和美的象征。

在罗扎诺夫看来,基督教破坏了人与上帝的本质联系,以死亡代替生命,以禁欲生活代替家庭:“教会乃至基督教的本质确定于如何崇拜死亡,如何忍受对死神的恐惧同时又对死神的秘密的向往。”《在黯淡的宗教之光里》(1910)副标题为“基督教形而上学”,其中包括“基督与‘富裕的青年’”、“第三性的人们”、“基督——世界的裁判官”、“论最甜蜜的耶稣和世界的苦果”等极富挑战性的反基督文献,谴责了基督教阉割人性的教义。《启示的教派》(1914)则研究了俄国的两个民间教派——鞭身派和阉割派的具体材料和精神面貌。

罗扎诺夫的“敌基督”情志不仅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思想家的影响,也受到尼采的强烈影响,为此他被称为“俄国的尼采”,尽管他否认这种影响的存在。^①将罗扎诺夫与尼采诗学联系起来考察,可以辨析罗扎诺夫在19世纪后期欧洲精神文化运动(非理性主义)中的位置。

3. 个人经验与对历史的审美理解

哲学家罗扎诺夫在俄罗斯哲学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罗扎诺夫在一篇短评中指出,正如俄国的宗教可以分为官方

^① *Nietzsche in Rus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6, pp. 95 - 108.

教会和民间(分裂派)教会一样,俄国人也有“两种表达哲学兴趣的形式”,一种是“官方的,职业的,大学讲台上的哲学”,一种是民间的“黑暗的、漂泊的哲学”,而“这两种形式相互没有任何影响;它们几乎不知道对方,明显地忽略对方”。^①

按照罗扎诺夫的观点,官方“哲学”中没有任何“人民的”东西或从活生生的社会中走出来的东西,而且没有带“个人的印记”,以致“写在上面的名字什么也不表示,就跟什么名字都不写一样”。而民间“哲学”没有科学的外表甚至科学的内部构造,在最高的程度上充满了“生命的火药”:思想的这种爆炸性、自燃、自爆,永远伴随着现实生活,伴随着“物质的本性”。“在逻辑方面,它确实考验人类思想的混乱;在形而上学方面,它考验存在的秘密。”“这个哲学与我们的文学紧密相联,就像第一种支派与纯粹的教学需要、与讲授陈旧的教程的人物紧密相联一样……”

罗扎诺夫关于哲学兴趣的两种表达形式的评论,准确地描绘出了俄罗斯文化在死板的形式主义和首创精神之间分裂的悲剧。罗扎诺夫本人的哲学活动跟大学讲台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

关于同一个物体的个人表述的矛盾性,关于在同一篇文章甚至同一个页面上比邻而居的证明的互斥性,并未使他尴尬。相反,他坚持自己思想的主观性——“孤僻”,充分地意识到这种主观性并未走出吞没一切的神话中关于自己的“个体的我”范围。“我早就决定,”罗扎诺夫强调自己的立场,“‘家中的火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庭’是地球上唯一神圣的地方,唯一纯洁、无罪的地方:高于教会——教会有宗教法庭,高于教堂——教堂里也有流血。”E·B·巴拉巴诺夫评论说:

^① 转引自: Баранов, Е.В. «В. В. РОЗАНОВ». <http://www.vehi.net/rozanov/lik/barabanov.html>.

罗扎诺夫并不隐瞒自己的立场乃是“俄罗斯市民”的立场,对他而言美学或道德的“不喜欢”可以成为对待任何思想、制度和事件的决定性论据。罗扎诺夫美学极大部分得益于斯拉夫派的诗学:“机械的”国家反对社会、人民、民族及其历史的“有机性”以及类似于“家”的东西。历史与“家居生活”的吻合,对于罗扎诺夫而言并非文学的隐喻;相反,肉欲与日常生活、热情与贪欲、想象与情感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因此,历史上的诗意与妄念、花纹与漂亮服装、崇高的时刻与所有热情洋溢的、感动人的、回味无穷的、优美如画的东西,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他。……显然,对世界或民族历史的意义和本质另作评价的空间非常广阔,对罗扎诺夫而言,与其说这是理论历史哲学的领域,不如说是关于“个体的我”的绝对性格的神话的一个因素。日常生活的东正教的诗意化与(同时)否定基督、无政府主义与君主主义、色情与形而上学、保守主义与虚无主义,——“个体的我”能够整合不相容的东西。^①

如何评价罗扎诺夫在俄罗斯思想史上的地位?要准确把握罗扎诺夫思想,不应该仅仅把他局限在俄国的界线以内,而是应该把他放在整个欧洲历史的进程中,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中。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从普遍概念和普遍真理的建构到个人体验的充分言说,恰好可以用罗扎诺夫的一篇文章题目来概括:“对历史的审美理解”。

但并非人人都愿意对罗扎诺夫本人及其学说予以“审美理解”。罗扎诺夫的同时代人认为他是完全由矛盾编织起来的,并因

^① Барабанов, Е.В.«В. В. РОЗАНОВ». <http://www.vehi.net/rozanov/lik/barabanov.html>.

而称之为虚伪的人、“坏蛋”、“腐烂的灵魂”、“俄罗斯文学的大俗物”。罗扎诺夫本人也像“喝醉酒的神经质的村妇”一样向一切神圣之物发起挑战。

谢尔盖·拉巴诺夫在《瓦西里·罗扎诺夫的政治哲学》(2001)中指出：

没有一个作家和哲学家像罗扎诺夫那样自相矛盾并如此剧烈和出人意料地改变自己的观点。但就在这样改变着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始终不变地忠诚于一些不变的主题。恰如“双面门神雅努斯”，他始终在特别吸引他的现象——基督教、犹太教、俄罗斯——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摇摆。这种发展到极致的相对主义，构成了罗扎诺夫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对多神教的迷恋与他以东正教教会的忠诚不可分割，对俄罗斯和俄国人的侮辱性的评论与完全赞美俄罗斯的一切，还有他的反犹太主义表演与对犹太教的赞叹和对犹太家庭习俗的爱轮流交替。^①

如何看待罗扎诺夫的反复无常？当我们说到他思想观念的多次转变和创作主题的转变时，一直强调这种转变跟他个人生活、个人经验的密切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跟“个人的瘙痒”之间的密切联系。而罗扎诺夫“瘙痒”的主要症状就是漂泊性。他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是一只蹲在屋顶的寒鸦，双脚已经离开屋顶，但不知飞向何方，也不知堕落的机会多还是上升的机会多。在这种情况下，他充满焦虑甚至绝望，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稳固的立足点。

① С. Лабан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асилия Розанова. <http://www.pravoslavie.ru/jurnal/culture/rozanov.htm>.

用比较形象的话说，这就是为无根的漂泊者寻找根基，寻求扎根状态。

他对个人和社会、民族、国家现状的焦虑和绝望，迫使他为这些乱象寻找原因。他时而归咎于西方、基督教，时而归咎于犹太人和鞑靼人；他向往自由，是骨子里的自由主义者，却以想象中的专制制度代替现实中的专制制度。

当他归咎于西方时，他成为斯拉夫主义者、保守派、反动派、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

当他归咎于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时，他是东正教徒，俄罗斯传统的维护者。

当他归咎于犹太人时，他成为反犹主义者。

当他归咎于鞑靼人时，他成为自由主义者、改革者，至少是启蒙主义者。

当他归咎于俄国传统包括东正教传统时，他就回归犹太教和多神教，仰慕东方文化，成为宗教自由主义者，成为“敌基督”。

他的复杂和矛盾，都源于对生存现状的绝望，源于感情和理智的矛盾：如何构筑一个美好的国家？

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构筑了一个美好的国家。这是“开明专制”的王国，不是把诗人逐出理想国，而是充分肯定艺术创作的自由和艺术发展的自由（从他对托尔斯泰的批评可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艺术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并行不悖。

愚以为，相对于心安理得者，忧虑者和绝望者显得特别天真纯洁。

二、罗扎诺夫笔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罗扎诺夫文化叙事的主角，陀氏创作的艺

术特色及其宗教内涵(无神论与敌基督)、社会内涵(社会意义)是罗扎诺夫批评的主题。罗扎诺夫提炼出了陀氏作品的亲切感和“优美崇高”、预言意义和哲学价值。罗扎诺夫关于陀氏作品艺术性的评判,跟白银时代的文学运动——颓废主义有相当深刻的联系,而他关于陀氏政治预言的分析,跟世纪之交的社会政治现实紧密相关。

罗扎诺夫在其第一部大型著作《论理解》(1886)中,首次谈到了作为宗教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只有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一人从这一路径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余的整个批评界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社会底层——“被欺凌与被侮辱者”的歌手。罗扎诺夫注意到,特别是“在《宗教大法官传说》这篇人类所说出的关于人和生命的最深刻的言论中,可怕的无神论与最深刻的、热情洋溢的信仰如此不可思议地交融在一起”。两种互相排斥的原则——信仰与无信仰(无神论)的这种交融,不仅为陀氏所独有,也是罗扎诺夫所固有的。

罗扎诺夫的著作《论理解》未获得成功,但是他的下一部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传说。批判性注释的尝试》(1891)却给作者赢得了应有的广泛声誉。实际上后一本书发展了罗扎诺夫早在前一部著作《论理解》中提出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

罗氏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达二十余篇。1893年写作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为田地出版社《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附录发表的。这是作者首次试图多方面地阐述陀氏创作成就,此后的一系列著述从不同的角度继承发展了这篇文章中的观点。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的分歧》(1902)、《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1906)、《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1906)、《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1906)、《关于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讲座》(1909)、《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出色的观念》(1911)、《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典型溯源》(1911)、《为什么我们珍视陀思妥耶夫斯基》(1911)、《别林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14)等,直至1918年写成的《俄罗斯文学启示录》中,仍然把陀氏当作阐释的主要对象。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题就这样贯穿了罗扎诺夫的文学生涯。

这些文字给我们描绘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杂的立体面貌:天才的艺术家、伟大的先知、自相矛盾的政论家。下面我们分别从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予以阐述。

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

罗扎诺夫对于陀氏创作的艺术特性和艺术价值有多方面的阐述,我们在此仅就其关于陀氏灵感的特殊性和陀氏创作的主题“漂泊性”作简要介绍。

(1) 创作灵感与写作技巧

罗扎诺夫指出,天才的艺术家,其物质生活或实际生活范围可能是狭隘的,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无限广阔的。他说:

优秀的诗人或艺术家,永远是有预见的人;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对于其他人而言只具有可能性、对他们而言却是将来确定的事实的东西。^①

也就是说,真正的诗人是先知。伟大作家一先知能够从堕落和黑暗中指出未来世界的远景,说出上帝的秘密。《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具体阐述了作为先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点。

^① В. В. Розано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очерки. СПб., 1899г., сс. 144 - 145.

当他浸入“情志”，找到适当的主题，而他本人也沉浸在必要的情绪中时，他就会达到如此强烈的美和震撼力，产生如此深刻的印象，说出如此难忘的语言，还没有一个俄罗斯作家达到这样地步；而如果“先知”之名一般来说可以适用于或可赠予凡人的话，他就是我国文学中唯一可享此名的一个。^①

写作技巧不过是后天训练出来的一种能力，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愿意说那些人人都说的老生常谈，他是完全能够写得流畅明快、优美动听的，但要说出神圣的秘密，就不是技巧问题，而是天赋问题了。“先知”是一种天赋，是上帝赋予人的预言能力。当灵感喷发的时刻——神灵附身的时刻，先知才能说出神圣的预言。罗扎诺夫指出：陀氏说自己“总是喜爱构思自己的作品远远超过去写它们”，“这几乎是生理学意义的‘先知的’特点”。^②

罗扎诺夫认为，陀氏追求真知，自由表达自己对世界的崭新感受，以致造成对形式规则的破坏：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中可以抽出**二十到五十页内容**，这样的文本在“长篇小说”里显得十分奇特，因为这些篇章彻底破坏并消灭了小说的所有形式，展示的是完全超自然的人、心灵和智慧：有预见的人、明察秋毫的人、“有病的人”或者“先知”、“圣徒”或者又是“有病的人”……^③

罗扎诺夫继续说，“任何一位俄罗斯人身上都不像他那样有那

① В. В. Розанов. О писательстве и писателях.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г., с. 198.

② В. В. Розанов. О писательстве и писателях.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г., с. 202.

③ [俄] 索洛维约夫等，《精神领袖》，徐振亚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6 页。下引该书均据此版。

么多的超自然因素”，要把这些超自然的因素、神秘的因素说出来，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一旦说出来，那就是神启的天籁之音，真正的“神言”。这跟维·伊万诺夫所谓“神秘的现实主义”是一致的。罗扎诺夫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表达自己对世界的一种崭新的感受，面对上帝和世界，任何人也未曾体验过这种感受，有时候他几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二十页、五十页）。这不是科学，不是诗歌，不是哲学，不是宗教，至少不仅仅是宗教，而纯粹是对人本身的一种崭新的感觉，还有他那敞开的听觉，还有他那敞开的视觉，但这是心灵的视觉，也是心灵的听觉。“听到了新的，看到了新的”（《荒唐人的梦》中作者的话）；但是就新颖性而言，他没有词汇，在老的词汇中间没有一个合适的、准确而现实的词汇。……这二十至五十页内容带来了太阳的反光，似灿烂的晚霞一般，但是他本人在意识中并没有直接看到那个太阳，也无法对它进行确切的描绘。^①

所谓“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突出强调了言说的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承认言说的困境，他在 1880 年 4 月 11 日的信中说：“我往往痛苦地意识到我要说的内容连二十分之一都没有表达出来，而本来也许是可以说清楚的。”^②这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心灵的“内核”讲述了一个真理、一个奥秘、一个梦想。只有那二十至五十页能够突破或接近突破言说的困

① В. В. Розанов. О писательстве и писателях.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 г., сс. 534 - 535. 中译文参考：《精神领袖》，第 256—257 页。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22 页。下引该书均据此版。